

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

· 传记故事 ·



邓小平

DENG XIAOP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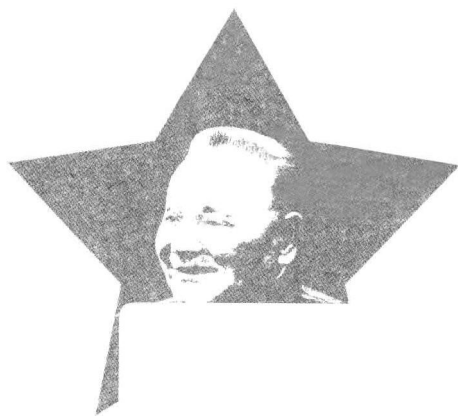
周志兴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——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·传记故事——

邓小平

周志兴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邓小平/周志兴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2. 8
(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·传记故事)
ISBN 978-7-5125-0339-7

I. ①邓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邓小平(1904~1997) —
传记—青年读物②邓小平(1904~1997) —传记—少年读物
IV. ①A76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4521号

青少年走近伟人丛书·传记故事·邓小平

作 者	周志兴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 李典泰
策划编辑	刘 毅
美术编辑	徐燕南 刘洁羽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11印张 180千字
版 次	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339-7
定 价	19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 录

.....

邓家老院子添了属龙的丁 / 007

父亲 / 009

初入学门 / 011

两个铜板和一袋米 / 013

五块银元 / 015

神龟不神 / 017

漂洋过海 / 019

新的航程 / 021

革命起点 / 024

被驱逐者 / 026

到莫斯科 / 028

西北黄埔 / 030

张锡瑗 / 032

初露锋芒 / 034

巧用南瓜瓢 / 037

邓政委的巧计 / 039

儿子 兄长 / 041

放下这条绳子 / 043

明察秋毫 / 045

第一次打击 / 047

战友情深 / 049

向毛泽东约稿 / 052

在遵义 / 054

过雪山草地 / 056

有盐同咸，无盐同淡 / 058

邓政委发火 / 060

目 录

绝密文件丢失了 / 062	一头牛 / 089
这不是小事情 / 064	出敌不意 / 091
窑洞婚礼 / 066	邓政委的“中国手工艺品” / 093
奖勤罚懒 / 068	“为什么给敌人一小时” / 095
邓政委换房 / 070	邓政委“发”苹果 / 097
地上的鸡骨头 / 072	在小李家村 / 099
作战命令被敌人劫走了 / 074	邓政委和车夫 / 101
甩给敌人的钓饵 / 076	仗真的打完了吗 / 103
不握手会议 / 078	父女之间 / 105
千里挺进大别山 / 080	“交了伙食费再走” / 107
慈不掌兵 / 083	邓小平的亲家 / 109
大别山中的除夕夜 / 085	坐专机的“囚犯” / 111
不能损害群众利益 / 087	老邓的锉刀活“蛮结棍” / 113

目 录

-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“邓小平小道” / 115 | 三峡梦 / 143 |
| “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服用安眠药了” / 117 | “我能喝十杯” / 146 |
| 坐拖拉机的病号 / 119 | “钢”与“铁”的较量 / 148 |
| “自己看书不能让公家报销” / 121 | 开怀长白山 / 150 |
| “煮开一下，还能吃” / 123 | 杀出一条血路来 / 152 |
| 父子情深 / 125 | 晗亭 / 155 |
| 到韶山 / 127 | 百万大裁军 / 157 |
| 没有硝烟的战斗 / 129 | 吸烟与戒烟 / 160 |
| 土地的新生 / 131 | 退休 / 162 |
| 安得广厦千万间 / 135 | 再到深圳 / 164 |
| 迟到四十二年的信件 / 137 | 一位老共产党员 / 167 |
| 登黄山 / 139 | 走向大海 / 169 |
| 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/ 141 | |

邓家老院子添了属龙的丁

在我国大西南腹地，群山环绕中有一块被称做是“天府之国”的盆地，就是四川。

四川是个物产丰饶的地方。这里的矿藏、林木，这里的稻谷、柑橘、辣椒、榨菜，养育了勤劳善良勇敢的四川人民。

四川又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说地，这里的峨眉山、青城山、都江堰、九寨沟闻名遐迩，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更是穿省而过。说人，从古代的李冰、司马相如、李白，到近代的郭沫若、巴金，再有著名的革命家朱德、刘伯承、陈毅，群星灿灿，交相辉映。

四川省东北部的广安县，是邓小平的故乡。

广安在四川省会成都以东 200 多公里，在长江重镇重庆以北 100 公里处，位于华蓥山中段的丘陵地区，渠江流经县境。要说，这里山明水秀，风景动人，土地虽说不上肥沃，但也不能算贫瘠。但是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更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暴政，这里的人民始终处于贫困之中。

距广安县城 10 公里路，有一个牌坊村，属于协兴乡。村中有一处土木结构的普通三合院，灰瓦土墙泥地，掩映在竹林之中。这个院子的主人叫邓文明。村里人把这个院子叫做“邓家老院子”。

邓文明的妻子淡氏，贤惠，能干，比丈夫大两岁。

1904 年是龙年。农历七月十二日，也就是公历 8 月 22 日，“邓家老院子”洋溢着—团喜气。邓文明提着一个竹篮，顶着烈日，挨家挨户送红蛋，脸上挂着按捺不住的笑。

乡亲们问他：“邓文明，生了个啥娃？”

邓文明一面发红蛋，一面嗓音洪亮地说：“生了个男娃，是个壮丁啰！”

他恨不得让全村都听见。

按家族的规矩，这个新降生的婴儿为“先”字辈，取名为“邓先圣”。比邓先圣早生两年的是个女儿，名叫邓先烈。在邓先圣之后出生在邓家老院

子的，还有弟弟邓先修（后改名为邓垦）、邓先治（后改名为邓蜀平）、邓先清，妹妹邓先群。

邓先圣在邓家老院子生活了14年。

邓先圣五岁的时候，取了个学名叫邓希贤。1927年改名为邓小平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，邓小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于是，当地的老百姓便传说当年他出生时有何种吉兆，其实，这终究只是善意的传说。邓先圣的出生，给邓家老院子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喜悦，如此而已。



邓小平故居

父亲

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小时候读过一点书，虽算不上知识分子，但总是有点文化。辛亥革命前后，在四川地区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十分活跃。邓文明当时二十多岁，正值血气方刚之年，本来就对旧的社会不满，很自然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，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。

民国建立之后，邓文明当过县里帮会组织“袍哥会”的首领，当过广安县的团练局长，还当过协兴乡的乡长，在当地算是个人物了。只是他过于讲义气，过于热心于社会事务，对做生意和发家没有花多大精力，所以家境并不宽裕。不久，他得罪过的一个土匪受招安当了师长，一个师长对付他一个团练局长是绰绰有余的，他感到了威胁，便跑到重庆去避难，家里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了。

尽管是在避难，邓文明还是十分关心儿子。一般来讲，父亲和母亲的关心内容不一样，母亲注意孩子的生活起居、衣食住行，而父亲更重视孩子的学业长进、功名前程，邓家也不例外。

邓文明在重庆街头，看到了一张海报，是“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”的招生启事。他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份启事，又认真地盘算了一番，马上托人捎信给家里，让长子邓希贤到重庆来报考这所学校，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。

把心爱的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，在当时是要有点魄力的。

邓文明卖了一些谷子和田地，才给儿子凑足了盘缠。但邓希贤到了法国以后，又遇到了种种困难，一度连饭也吃不饱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写信向家中求援，希望能寄点钱来。邓文明接到信后，又卖掉了一些谷子和田地，把钱寄到法国，资助儿子的学习。尽管这时家中已是十分困难了，但他没有丝毫犹豫。

儿子在外面参加革命，他是知道的。因为儿子来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想，儿子寄回来的一些报刊和书籍，也都是在宣传革命的主张。他把这些革命报刊和书籍都认真地收藏着，装了满满一箱子。直到面临国民

党的搜查藏不住了，他才把这一箱子书刊烧掉。

这就是邓文明，一个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，也是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人。

他死于 1936 年，这年他还没有过 50 岁的生日。这时，他的长子邓小平刚刚和红军大部队一起，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成为红军的一名重要指挥员。次子邓先修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初入学门

牌坊村有一个私塾，就设在“翰林院”。

村里稍有点钱财的人家，总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念书。一是因为方便，就在本村；二是私塾先生还负责任，不至于误人子弟。

这天，五岁的邓先圣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了私塾。

先生正坐在房里抽烟，见到邓文明领着儿子来了，马上迎出来。

邓文明客气地说：“先生，我这娃儿送到你这里来读书，请你好生管教。”

先生摸了摸胡须，连声说：“要得，要得。”

先生打量着邓先圣，只见他圆圆的脸上，长着一个圆圆的鼻头，宽宽的额头下，是淡淡的眉毛，皮肤白白的，个子不高，文文静静地站在父亲身边。

先生笑了，他喜欢上这个孩子了。

先生问：“娃儿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邓文明抢着回答：“叫邓先圣。”

“邓先圣，邓先圣……”先生闭着眼睛沉吟着，左手握拳，敲打着右手掌，发出有节奏的响声。

突然，他睁开眼睛，对邓文明说：“不好，这个名字不好！”

邓文明和邓先圣都愣了一下，邓文明马上问：“有啥子不好嘛？”

先生摇了摇头：“你想，孔老夫子才是‘圣人’，他一个奶毛没干的小娃子就叫什么‘先圣’，太不恭敬了，要改，要改！”

邓文明想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便问道：“先生看，改名叫做什么好呢？”

先生到底是饱学之士，略加思索后说道：“我看，就叫‘邓希贤’，希望他将来成为贤人。”

邓文明看了一眼儿子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！”

邓希贤这个名字，一直用了20年。

全中国的私塾大概都差不多，教材是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等，蒙童以识字为主，要死记硬背。稍不认真，私塾先生的戒尺就要打到手心上。邓希

贤十分聪明伶俐，塾师讲过的课都能马上记住，课文也能流畅地背诵，很受先生的喜欢。所以，戒尺跟他是没缘的。

小希贤和戒尺无缘，和“鸡蛋”倒是结下了缘分。

私塾的重要课程是练习毛笔字。那时，私塾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上核桃大小的字作为字帖发给学生，学生上面再蒙上纸照着描。有了一定基础后，就可以临摹或仿写。老师判改作业时，对较好的字画圈，较差的字画叉，学生们把圈称为“鸡蛋”，每天都要聚在一起比谁得的“鸡蛋”多。

邓希贤喜欢写字，又肯钻研，放学回到家里还要反复练习，他的字总能得很多“鸡蛋”。他回到家里，常常拿出他的写字本，让母亲看他得的这许许多多的鸡蛋。

母亲抚摸着他的头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然后，母亲就到厨房去，煮一个鸡蛋给儿子吃，作为奖励。这奖品很实惠，因为在那个年月，鸡蛋算是相当好的营养品了。

两个铜板和一袋米

邓文明毕竟是有点文化，所以，当儿子在私塾学了一年多以后，他就把儿子送到了一所新式小学堂——北山小学。

这时是1911年。科举制度已不复存在，新式小学正在显示着生命力。

从牌坊村到北山小学有1.5公里路。这条路晴天还好说，一到雨天，路面泥泞不堪，很不好走。

邓希贤在这条路上走了4年。

4年的光阴，不论是酷暑严冬，还是刮风下雨，人们总可以看到一个个子矮矮的小学生，背着书包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着。

下雨天最让邓希贤的母亲操心。

小希贤刚上小学不久，一天，老天突然变了脸。乌云布满了天空，随着一道撕裂乌云的闪电，雷声轰隆隆滚了过来，接着是大雨如注。

到了放学的时候了，邓希贤还没回家。

母亲急坏了，连饭也做不下去了，一会儿到门口看一看，一会儿又让女儿到门口望一望，坐立不安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儿子回来了，全身被淋得透湿，衣服上，裤子上沾满了黄黄的泥巴。

这可把母亲心疼坏了，她一把拉过儿子，上上下下仔细打量，声音里带出了哭腔：“娃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儿子拿出书包里被淋湿的书本，烤在灶台上，回答母亲说：“雨大，路上太滑了，我摔了好几跤。”

母亲忙问：“摔坏了吗？”

邓希贤笑了笑，他知道母亲的心，便故意轻快地回答：“没得要紧。”

第二天，雨还没有停，邓希贤早早地收拾好了书包，准备上学去。

母亲拦住他，说：“下这么大雨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今天不要去上学了。”

邓希贤人小主意大：“那可不行，我不能旷课。”

母亲见拦不住他，便装了一小口袋米，又拿了两枚铜板塞给儿子，交代说：“路滑，中午就不要回来吃饭了，省得来回走摔跟头。中午到场上熟人的店铺去搭一顿饭吃。”

邓希贤点点头，上学去了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邓希贤从书包里掏出一袋米，又从衣袋里摸出两个铜板，交还给母亲。

母亲好奇怪，忙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，你怎么又带回来了？”

邓希贤调皮地摸着肚子说：“我一点儿也不饿，中午就没吃饭。”

母亲的眼圈不禁发红了。她晓得，儿子是在为家里节省呀！

后来，再碰到下雨天，母亲只好在家里煮好饭，请人带到学校给希贤吃。

刻苦学习加上天资聪颖，邓希贤在班上的成绩总是拔尖的。

因为成绩好，在1915年，邓希贤顺利地考入了广安县高小。当时全县只有这么一个高小，每年只能收一两个班的学生，所以能考进来的学生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，当然也是不容易的。考上不容易，上学也不容易。广安当时根本没有公路，从牌坊村到广安10公里路，又要坐渡船过河，又要走石板路爬坡，对11岁的邓希贤来说，实在是沉重的负担。这时，他开始住校了，每周回一次家。

从上高小一直到1918年邓希贤考上广安县中学，这4年的时间，他都在广安县高小那座青瓦盖顶的两层小楼里上学。这是他在家乡读完的唯一一所正规学校。因为他在广安县中学上了不到一年学，就到重庆去上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了。

五块银元

邓家老院子的空气有点紧张。

邓文明正在运用一家之主的权威，把全家召集在一起训话。他火冒三丈，嗓门也大得吓人：“你们谁做的好事，快点承认。”

原来，邓文明在查账时，发现丢了五块银元。

五块银元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足足可以买五担谷子了，邓文明怎么能不急呢！

没想到大儿子邓希贤站了起来，坦白说：“是我拿了家里的五块银元。”

说完，他拿起一根竹片，递到父亲手里，转过身去，意思是情愿挨打。

邓文明气得脸都变了色，挥起竹片朝着儿子就打下去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

母亲想要拦住，可一看那张铁青的脸，欲语又止。

邓文明打了几下，看到儿子强忍着不哭，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，突然一个念头在心头闪过：这娃儿过去节俭得很，给他零用钱都舍不得用，怎么会拿这么多钱呢？

他放下竹片，大声喝问：“你说，这钱你干什么用了？”

小希贤倔犟地站着，一声不吭。

母亲也着急了，拉着儿子的手：“好娃儿，你快说吧，别让我们都急死呀！”

邓希贤看着母亲，两颗大大的泪珠滚落下来，这才说出其中原委。

一天，在放学的路上，小希贤看到一个同学在哭，哭得好伤心。他本来就喜欢帮助同学，便急忙上前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哭得这么伤心？”

这位同学用手背擦擦眼泪，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妹妹病了，发高烧，躺在床上快要死了！”

“那快去请医生呀！”邓希贤说。

听到这话，这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。

邓希贤心很细，他看着这位同学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心里明白了，

没有钱是请不来医生的。

回到家里，邓希贤翻来覆去一晚上没睡好觉。

第二天，他悄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，到学校后，塞给那位同学，不等那位同学开口，他忙着催促：“快去请医生，给你妹妹看病。”

听了这番经过，邓文明一下呆住了。他一把抱住儿子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！”

小希贤回答说：“我偷了钱，是该挨打，有什么好说的！”